



2019年
中国

中篇小说 精选

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

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2019年中国
中篇小说精选

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2019 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 / 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
-- 武汉：长江文艺出版社，2020.1
（2019 中国年选系列）
ISBN 978-7-5702-1384-9

I. ①2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259742 号

责任编辑：田敦国 焦妙丽
封面设计：徐慧芳

责任校对：毛 娟
责任印制：邱 莉 胡丽平

出版：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：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：430070

发行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：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：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：34.25 插页：2 页

版次：2020 年 1 月第 1 版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：604 千字

定价：49.80 元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（举报电话：027—87679308 87679310）

（图书出现印装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）

编选说明

每个年度，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，云蒸霞蔚，气象万千。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，然而，时间的波涛不息，倘若不能及时筛选，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，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。观诸现今的出版界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，专题性的、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，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，则甚为罕见。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。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，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，与我部合作，由我部负责编选，由他们负责出版，向社会、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，此举实属难能可贵。

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：中篇小说选、短篇小说选、报告文学选、散文选、诗歌选和随笔选六种。每年一套，准备长期坚持下去。

我们的编辑方针是，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，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、题材热点、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。同时，我们坚持风格、手法、形式、语言的充分多样化，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，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，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。

我们认为，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、引导、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，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。除了示范、引导价值，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、资料文献价值、培育新人的价值，等等。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，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。

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，具体的分工是：

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；

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；

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；

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；

诗歌卷由霍俊明同志负责；

随笔卷由纳杨同志负责。

中国作协创研部

目 录

杏的眼 / 李佩甫	001
一个人的初恋 / 汝 信	040
猪嗷嗷叫 / 李司平	061
魏小菊 / 刘 汀	093
遍地痕迹 / 范小青	120
或有故事曾经发生 / 鲁 敏	153
投亲记 / 陈应松	197
灰鸽子 / 尹学芸	230
问 津 / 计文君	266
一水三浪 / 胡学文	305
张飞老师 / 林那北	355
	001

	391
马腹村的事 / 吕翼	
	430
春 景 / 王松	
	450
旧地重游 / 鬼金	
	479
邦彦与美盼 / 阿宁	
	512
下降流 / 禹风	

杏的眼

李佩甫

一

在我们傅夏祁，有一棵老杏树。

这棵老杏树很有一些年头了，没有人知道它的树龄和历史。它不是一般的杏树，它的名字叫“十里香”。

在我们童年的记忆里，这是一棵会飞的树。有时候，在我们的梦中，它像云霞一样，在天上飞。

童年里，我们曾结伙偷杏。在我们结伙偷杏的小伙伴中……有一个人，后来成了我们的骄傲。

他的名字叫祁小元。

二

最初，没人把祁小元当作恩人。

那时候，他刚刚从部队复员回来，穿一身绿军装，走路直杠杠的，甩着两只手，好像胳膊不会打弯儿似的。关键是他不会蹲了。当我们蹲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仍然像旗杆一样立着。一米七八的个头儿，使人不得不仰望他。自然，本地话也不会说了，撇一口京腔。有一段，私下里人们都叫他“狗啃麦苗”。

“狗啃麦苗”也就罢了。当了几年兵，他竟然还吹嘘说他曾在天安门站过岗。人问他：啥门？他说：天安门。这就有些大了。是不是？天安门能是你站的地方么？！吹吧。

祁小元也不解释。扭过身去，直直地就走了。很骄傲的样子，这一点尤其让村人看不惯。

当然，祁小元是当兵回来后，才让人看不起的。后来，通过邻村跟他一块当兵的战友，他的底细慢慢就让人套出来了。是的，他的确在北京当过四年兵，也就是站岗放哨，没干过别的。据说，在北京当兵那四年，他专门买了一个小收音机，每天揣在裤兜里，以听新闻的名义，悄悄地练习说普通话。比如：你好。同志们好。

红粉墙上画凤凰，凤凰画在红粉墙，红凤凰、粉凤凰之类，他想干什么呢？没人知道。据说，为了练好这口流利的普通话，他早上四点起床，站在故宫的院子里，大声念“啊呀呜、勃波莫否……”喉咙喊哑了，“啊”一嘴的血沫子。练到最后，很多人都把他当成了北京人。有人问他：你哪里人？他说：傅夏祁。人问：哪个旗？他仍然说：傅夏祁。北京人不敢再问了，怕自己没学问，到了也不知道他属于什么“旗”？

还据说，当兵期间，他是很努力的。原本想留在北京，如果能提干的话，最好找一个北京姑娘。在北京当兵四年，他给排长洗了四年臭袜子。可最后也只是当了三个月的代理副排长，而后就复员了。这都是传闻。

所以，他刚刚复员回来的时候，就有了这样一个绰号，叫：“狗啃麦苗”。

不过，一年零九个月后，就不一样了。

三

那时候，十里已是很远。

“十里香”就栽在夏家的院门外，它曾是全村人的饭场。

春天里，每当杏树开花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动了。我们结伙趴在场院的麦秸垛上，望着远处烟霞一样的杏花，齐声高喊：夏保兰，夏保兰，同桌祁小元！

不久，夏家院子里就会传出一声夏家奶奶的骂声：滚！

是呀，我们是看杏花的。那遒劲老枝上开出的杏花，娇艳粉嫩，花瓣一霞一一霞在阳光下亮着。在有风的日子，花瓣飞起来，一瓣瓣在空中旋着，像雪、像船、像梦，粉色的。

它离我们很近。

它离我们很远。

四

在我们村，昂着头走路的人，是最让人看不起的。在这里，骄傲不只是骄傲，那是“狂悖”的意思。被称之为“傲造”。

我们的村子很大，是个多姓杂居的庄子。有七个相邻的自然村（也叫村民小组），户籍人口九百八十七户，三千六百口人。据说，这里最早只有三户人家：傅姓、夏姓和祁姓，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那边迁徙过来的。再早就无从考究了。所以村名就叫：傅夏祁。

在我们傅夏祁，被人称为“傲造”的，有两个年轻人。一个是祁小元，另一个就是夏保生了。夏保生跟祁小元曾经是中学同学。夏保生个头比祁小元略低一

些。他学习成绩好,很早就戴上眼镜了,绰号“四眼”。在学校里每每参加考试,他都是前三名。家里人也时常夸他,夸得他平时走路一纵一纵的,就像跳坑似的。头扬得很高,是半个闲人不理的,且口气也大,原本是立志要去北京读大学的。据说,祁小元当兵临走前,两人曾搭手结掌,夸下海口:北京见!

那年高考,夏保生差三分没上线,一气之下,竟离家出走了。有一段时间,县城里的电线杆上,到处都贴着印有他照片的“寻人启事”。那时村里只有一部电话,在村部。于是常听见大喇叭里喊:夏保生他娘,有线索了!于是,全村人都会围过来,听那“线索”,结果却是“恍信儿”。骗人的。

后来,突然有一天,夏家人不再提这个名字了。也不去找了。有人问起来,夏家人很淡然地说:不找了。让他死去。死外边才好呢。这个“死”当然不是真的盼他死。这是气话,还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味。在我们傅夏祁,家人能说出这样的话,可以意会的是,夏保生有消息了。

果然,有传言说,有人在安徽境内看见“四眼”了。夏天里,他光着脊梁,戴一破草帽,手里拿一把扇子,眼镜腿儿上贴一胶布,蹲在淮远的街头上卖西瓜呢。

接着,又有人说,真真儿地看见他了。“四眼”么,不是他是谁?在蚌埠的淮河边,穿一大裤衩子,在淮河边喂蚊子(给一老板淘沙)呢。

还有的说,那不是他。他在合肥。有人见他左手里拿一抹布,右手提一小水桶,给人擦车呢……

人们见了夏家人,说:有信儿了?

夏家人淡淡地说:有信儿了。

在我们傅夏祁,闲话传到一定的时候,也就不传了。不过,有很长一段时间,这两个年轻人都曾是村里人茶余饭后的笑料。

五

黎明时分,在太阳升起之前,微风中,粉粉的杏花像烟一样在天空中浮动,像是要飞走似的。

在蒙蒙的细雨中,它就落下来了。一瓣瓣、一脉脉带红丝的粉白……残残的,像是烟化了似的。

三月末,杏花败了。杏树上结出了一豆一豆的小果。先还是青的,一点点,一点点,在圆圆的杏叶里藏着。

而后就大了,一脉一脉圆,一天圆一圈。先是黄一肚儿线,接着是一润一润的亮黄。

那是我们仰望它的日子。

它就像是冥冥之中的“信儿”。

六

九个月后，祁小元通过他三舅的关系参加了一场考试，通过考试在县交通队当了一名协警。在人们眼里，协警不是正式的警察，连警服都是自己花钱买的，相当于临时工。只不过站在岗亭上，协助警察指挥指挥交通罢了。

可祁小元当协警跟别人当协警不一样。他先是被分配到七里店岗亭值班。七里店是离县城最远的一个岗亭，也是下了高速公路之后，进县城之前的第一道岗。七里店是个镇子，祁小元常年就站在镇街外边的十字路口值班。

这个地方离县城远不说，离镇街还有一里多地，且车多灰尘大。正式的警察，有点关系的，都不大愿意来。来了也是带个班的什么，大多时间溜号了。而祁小元只是个协警，让他去哪儿他就得去哪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自然不敢溜号。按说，这么一个终日在阳光下吃灰的协警，本来是没人会注意到他的。可有人却注意到他了。

这年夏天，临近中午时分，天降暴雨。雨下得很大，很猛，白壮子。雨像箭头一样，直朔朔地从天上射下来，满地的雨钉……也就是这时候，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从高速公路的出口开过来。当车开到离七里店岗亭大约有几十米的样子，坐在车里的人发现了站在岗亭上的警察。警察在瓢泼大雨中立着，浑身精湿。再近一些，车上的人发现，这个站在雨中的、浑身往下淌水的警察，右手五指并拢，正在向路过的车辆行礼！更让人惊讶的是，随着车行的方向，他缓缓侧身，仍右手五指并拢，行注目礼。车开过去了，坐在车上的人是前往邻县视察工作的市委书记。

雨太大，车自然开得慢了些，市委书记关相如一下子就记住了雨中的这个人。

此后，关相如每一次路过，都会看到这个向过往车辆行礼的警察。人站的直直正正，礼行得庄严、标准。它会让人想起当兵的日子。

时光荏苒，冬天很快就到了。这年的大年二十九，下来检查灾情的市委书记关相如，又在这个路口的岗亭上看到了这个警察。

天寒地冻，连接下了几天雪，大地白茫茫的。这天是有风的，西北风溜溜的，像刀子一样。岗亭上的警察全身落满了雪，脸冻得像个紫茄子。可他依然在岗亭上站着，依然向路过的车辆行礼。当车开到岗亭前时，他则侧身四十五度，行注目礼……车将要通过十字路口了，关相如突然对司机说：停车。

车停下了。关相如披着大衣从车上走下来。他对站在岗亭上的祁小元说：小同志，冷么？

祁小元两腿一绷，先行礼，而后说：报告，不冷。戴着手套呢。

关相如上前替他拂去帽檐上的雪，说：小同志，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
祁小元说：报告首长，我叫祁小元。

关相如问：哪个“qi”？

祁小元说：祁连山的祁，大小的小，一元钱的元。

关相如点了点头，“噢”了一声，说：辛苦了。

这时，躲在街边小商店抽烟的带班交警老胡跑了过来，一边跑一边喊：啥事？咋了？

关相如看都没看他，扭过身去，上车走了。

老胡见那人不理他，骂道：扯蛋，他谁呀？

祁小元说：不认识。

大年初七，在全市干部大会上，市委书记关相如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“颍水县七里店岗亭的交通民警祁小元……”他说：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：大年二十九，漫天大雪，一个警察在岗亭上立着。那不是繁华的城区，那是一个几乎没多少行人的小岗亭，他的帽檐上落满了雪，他的眉毛上结了冰，他的嘴唇冻紫了，几乎成了一个雪人。可他仍然坚守岗位，向每一台通过的车辆行礼……说着说着，书记激动了，眼里有了泪花。他说：同志们，那个地方，是下高速后的第一个岗亭，每一台途经我市的车辆都会看到他。他就是我们平原市的一张名片！多好的同志呀。我们应该向这样的同志致敬！

会后，颍水的县委书记问公安局长：谁是祁小元？

公安局长怔了怔，慌忙说：我还真不知道。

县委书记说：回去查查，查后报我。

公安局长回到县里，忙把交警大队的大队长找来，问：谁是祁小元？

队长摸了摸脖子，想了很长时间，说：噢，想起来了。七里店的一个协警，咋啦？

于是层层上报。三天后，县委书记去市里汇报工作，着重给市委书记汇报了祁小元的情况。最后又补充说：人不错。可惜是个协警，临时的。

市委书记关相如说：协警怎么了？你们不是老说警力不足么？这样的人不用，用谁？

书记的话经过层层落实，一个月后，祁小元成了一名正式的交通警察。

七

五月，麦子黄梢的时候，是果子成熟的日子。也是我们结伙儿偷杏的日子。

“十里香”黄澄澄地在树枝上挂着。果是椭圆的，又大又酸又甜。我们闻着它的香气，馋得流下了涎水。我们想去偷，我们必须去偷。在我们这里，偷杏不是偷。夜里，我们在夏家的墙头上扒出一个个豁口，站在墙头上偷杏。可只要有一点动

静,就被夏家奶奶发现了。她好像整夜不睡似的……在一些年份里,我们谁也没有吃过夏家的“十里香”。

我们想吃。我们有“内线”。

在我们结伙偷杏的日子里,夏保兰成了我们的“内线”。

上小学时,夏保兰跟祁小元是同桌。这是我们知道的。夏保兰对祁小元好,这也是我们知道的。

在“十里香”快要成熟的一些个夜晚,我们趴在夏家的院外学猫叫(这是我们的暗号)……而后,就有酸杏从夏家的院子里扔了出来,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不过,那是“落杏”。很酸。

我们知道,那是夏保兰偷偷扔出来的。我们也知道,那杏,是扔给祁小元的。

不过,后来,夏保兰小学毕业后,就不再上学了。再后来,她嫁给了一个瘸子。

八

其实,夏保生是偷偷回来过的。

不过,他没有回村,只是在县城里跟他妹夫见了个面。

夏保生的妹妹叫夏保兰。夏保兰的男人是个瘸子,在县城里开“摩的”。此人叫王宽。王宽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,落下了残疾,走路微跛,外号“王瘸子”。王宽虽然腿有点瘸,但人机灵,还有城市户口,那年月城市户口还是有吸引力的。保兰长得漂亮,人细高条儿,俩眼忽灵灵的。两人在卖胡辣汤的铺子里见了个面,给了一万块钱的见面礼。当时保兰还提了个条件,对方也应下了。于是她偷偷地改了年龄,托人先把“证”领了。嫁个瘸子心里虽然稍稍有些委屈,但为了供哥上学,她认了。可是,阴差阳错的,哥差了三分,没考上大学。那一天,她哭了一夜,哭得很伤心。而后,她擦干眼泪,说:哥,我嫁了。就是这么一句话,让夏保生无地自容。第二天一早,他离家出走了。

夏保兰是在县城的街口上碰见哥哥夏保生的。夏保生蹲在街口,头上戴一破草帽。她从他身边走过去,以为是要饭的,差一点没认出来。夏保生低低地叫了一声:兰,保兰。夏保兰回身低头一看,是哥。哥已瘦得脱了形了。她抓住哥的手脖儿,捋开袖子一看,哥一身的红点子,密密麻麻的……她叫一声:哥。眼里的泪便流出来了。

夏保生说:哭啥?我又没死。而后,他说:你哥无耻,不争气,不要脸,拖累你了。

夏保兰一下子泪流满面:哥,你咋这样说?

夏保生说:你去把王宽叫出来。我有话跟他说。

夏保兰求道：这都到家门口了。上家吧。

夏保生说：不去了。净丢你的人。

夏保兰知道哥的脾气，就问：你吃饭了么？

夏保生深吸了一口气，说：吃，吃了。

夏保兰二话不说，硬拽着他进了路边卖煎包的铺子。给他要了一碗胡辣汤、两盘水煎包。夏保生勾下头，吸吸溜溜地喝了一碗，而后说：我再喝一碗。喝了，又说：我再喝一碗……他竟然一连喝了四碗！而后，他对保兰说：你把王宽叫出来，我有话跟他说。

保兰说：哥，回家吧。娘的眼都哭……

夏保生说：等哥把脸拾起来，就回。

兄妹俩就这么在街头上匆匆见了一面，就分手了。

此后，夏保兰问王宽：哥让你干啥？

王宽喏喏说：老难。怕办不了。

夏保兰说：办不了也得办。

王宽说：办。咱办。

夏保兰说：哥有信儿了。回头，把那些电杆上的“寻人启事”揭了吧。

王宽说：揭。我去揭。

王宽一连跑了三天，终还是把事办了。

晚上，两人躺在被窝里，保兰问：哥让你办的啥事？

王宽说：哥要个“照”。

夏保兰说：花了多少钱？

王宽说：带上“人事儿”，五六千吧。

夏保兰说：哥是啥样的人，你知道吧？

王宽说：知道。

九

有一年，我们终于吃上了“十里香”。

在一个下暴雨的夜晚，在滚滚的雷声里，我们又一次爬上了夏家的杏树，连摘带拾，几乎偷光的夏家的麦黄杏。

我们是躲在场院的麦秸窝儿里分的赃……出来后我们一个个都捂着嘴，杏有酸有甜。酸的能倒了牙。甜的，真甜哪！

第二天，夏家奶奶搬出一个小板凳，一拧一拧地走到村街里（那时，她是村里惟一还活着的小脚女人），坐在村街中央昂声大骂。一骂骂了三天！

而后，我们九个孩子，被村长一根长绳捆在一起，游街示众。人多，捆的不算

紧，我们笑着走在村街里……

此后，我们发现，树梢儿上还挂有两个最大的杏，杏长红了，是润红色的。个大，饱满，圆润。可惜的是，这两个最大的杏被鸟儿啄了。

后来才知道，那两只长在树梢头儿上的杏，是夏家奶奶专门留给鸟的。每年都一样。

那叫“杏的眼”。

那两个长有“眼睛”的杏一直高挂在树的梢头儿上。

它从五月一直挂到七月，当高挂在树梢儿上的杏，一日日萎变成紫色的时候，它就成了一泡酸甜的汁液……我们都很想用嘴接住。

我们傻傻地望着它。

它也看着我们。

十

祁小元正式入警后，抽空回了一趟家。

我们傅夏祁是个东西狭长，片片落落，七星连缀的村落。勺头是小傅村，而后是大傅村。隔一个草帽吴，也叫小吴庄。接是大夏，薛庄，小夏，最后是祁家店。从方位说，祁家店自然就是勺底了。从勺底往南有条河，叫祁河，是淮水的支流。

说是三姓，但有着几百年的掺连和纠结。你家的姑娘嫁他家，他家的儿子赘你家，从老姑奶奶说起，就这么亲戚来亲戚去的，掺连久了，无论谁进了村，见了三姓中的任何一个人，论起来，都是要称呼点什么的。所以，这里虽是多姓杂合，人口众多，却又是个藏不住秘密的村子。无论谁家发生点芝麻绿豆大的事儿，很快，全村人都知道了。

从县城回傅夏祁二十四里路，祁小元是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车回来的。到了村头，祁小元原本是要一路骑过去的。可远远的，就有人跟他打招呼了。

有村人说：元儿，回来了？

祁小元应一声，说：回来了。而后，他不得不从车上下来，推着自行车走。

祁小元身上的警服是新的，特别是胸前新缀上的警牌在阳光下明晃晃的，刺人的眼。

一路走来，就不断地有人打招呼：哟，元儿回来了。

祁小元说：回来了。

再有人打招呼时，说：咱元儿回来了。

祁小元还是那句话：回来了。

天气很好。话还是那样的话。一个很家常的问候语。可多了一个“咱”，就亲近了许多。

让祁小元惊讶的是，前不久还没人搭理他呢。有次回村，人们看见他装着没看见，背过身还“咳”一声。啥意思？想吧。他也知道，人们背后都叫他：“狗啃麦苗”。可这次回来，一路上人们都笑着跟他打招呼，话来话去的，还多了一个“咱”。

进门后，祁小元发现，娘喜洽洽地望着他，像不认识似的。他问：咋啦？娘说：不咋。他说：你笑啥呢？娘说：一早喜鹊就叫喳喳的。而后，她磨过身，从里屋端出一个小筐，小筐里装着五个黄澄澄的麦黄杏。娘说：元儿，稀罕物。新摘的，你尝尝。

祁小元问：夏家的？

娘说：夏家的。保生他娘送来的。保生他妹夫、保兰他男人不是在城里开“摩的”么？他听说“信儿”了。

说到夏保兰时，祁小元看了娘一眼，这一眼，把娘眼里的泪都看出来。娘说：元。保兰……嫁了。

祁小元淡淡地说：我知道。而后问：啥“信儿”？

娘说：你入“编”了。是吧？啥是入编？我也不知道。总归是个好事吧。

祁小元“嗯”了一声，说：娘，东西给人家退回去吧。咱不吃人家的东西。

娘说：退不回去了。就送来八个杏，你妹小珍拿走了仨。咋退？接着，娘解释说：你保生婶也说了，杏树才结果，就这八个熟了。你可别嫌少。话都说到这一步了，咋退？

祁小元知道，夏家的这棵号称“十里香”的杏树，杏结得又大又甜，宝贝着呢。平时夏家人都舍不得吃，摘下来都拿去卖钱了。在夏家，只有夏保生可以吃那些带虫眼儿的果，他是夏家的“重点保护”……怎么就舍得给祁家送来了？

祁小元说：那，咱给他钱。

娘说：可不敢。这不打人脸么？

祁小元无话，只说：以后别要人家的东西。

娘说：行。我记住了。

吃过午饭，临走时，娘给他准备了一兜熟鸡蛋，装在挎包里，挂在车把上。而后，娘说：不忙了，抽空再回来一趟吧。

祁小元说：什么事？

他这一“什么”，娘撇了撇嘴。娘说：一早上，院里就飞来两只喜鹊，喳喳地叫，可喜庆。不一会儿，你三姑奶就来了，还有傅家的老大媳妇，都是来给你说媒的……

祁小元一口回绝，说：你告诉她们，别操这心，我不在乡下找。

娘不吭声了。娘在他的话里听出了几分骄傲。

祁小元走后的第二天，村里又传出话来，说祁小元之所以能入编、当上正式

警察,是敬礼“敬”出来的。

传言说,祁小元是个有心计的精明人。他特意记住了本地区领导人的车号,凡有领导路过,他就敬礼……这样一来二去,惊动了省里的大领导,给他特批了一个编制。开始人们还不大相信,说不就是敬个礼么?谁不会呢?怎么就能“敬”出个警察编制来。全县独一份呀!

再往下,传言逐渐得到了证实。村里夏保生的妹夫,在县城开“摩的”。残疾人开“摩的”不用交税,就有一怕,怕交警罚。王瘸子开“摩的”被老胡罚过几次,而后两人成了朋友。他说,这话是县交警队的老胡亲口告诉他的。那天他请老胡吃饭,老胡在酒桌上喝多了,还骂骂咧咧的:……这姓祁的贼呀。你不知道他有多贼气!他娘那狗娃蛋,凭啥呢?不就会敬个礼么?你说他狗日的算个啥?狗球不是,入编的指标竟让他给抢走了。我侄子当了七年协警,成天在大街上吃灰,张风喝冷的,给队长送过多少回礼,早就答应下了,到现在还没人上编呢……妹夫说:哥,胡哥,我咋不信呢,敬个礼就能入编?老胡说:他在岗亭上站着,瞅见领导的车就行礼。那可都是些大官,好这一口呗。妹夫说:路上天天跑车,他咋知道车里坐的是大领导?老胡说:你个锤子。这你就不懂了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:凡县级以上领导的车号,公安局都备着案呢。妹夫说:还有这事?老胡说:日他娘,不说了。说起来也怨我。上头给分队发了一张表格,我给扔抽屜里了。不知哪一天,被这姓祁的鳖儿给翻出来,偷偷背下来了。唉,老没面子呀。我当了十八年交警,七年的分队长,还不如一个生瓜蛋子……说着说着,老胡竟哭起来了。

村里人得到消息后,也只是私下里撇撇嘴,耳朵对耳朵传些闲话罢了。等再见到祁婶时,人们的目光就发生了一些变化。每当祁婶走到村口,就有人说:婶,人物!

祁婶不明白。说:咋啦?

村人纷纷从村口的代销点里跑出来,竖起大拇指,说:婶呀,咱家小元,人物啊!等着享福吧。

在傅夏祁,“人物”,是个有着多重含意的词汇。它可以有一百种注解。

十一

每一年,杏花开的日子,就是我们开始做梦的日子。也是我们结伙准备偷杏的日子。

我们不是偷杏,我们偷的是快乐。我们偷的是梦境。每一个杏花开的日子,也是我们渴望做梦的日子。

晚霞中,“十里香”就像是一株火树,它像是烧起来了,接着天上的晚红,一粉一粉地飞。荡荡地飞。